

李默寒◎著

《兰亭序帖》自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经过历代帝王重臣竭力推崇和士大夫宣扬，被视作不可侵犯的『神物』。

蘭亭序

蘭亭序



蘭亭真偽

李默寒◎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假兰亭 / 李默寒著.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307-09716-2

I. ①真…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3031 号

选题策划 : 人天书苑

责任编辑 : 代君明

责任印制 : 人 弋

出 版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发 行 :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网 址 : www.wdpbook.com

电 话 : 010-63978987

传 真 : 010-67397417-608

印 刷 :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2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978987)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子一·千古一帝

贞观二十三年，农历五月己巳。

长安城，翠微宫，含风殿。

移驾含风殿快两天了，除了每日定时地把脉诊断和送饭、端药外，太宗文皇帝总是独自一人孤零零地躺在龙榻上。

23年的帝王生涯，此刻才得以停歇。然而，作为交换片刻宁静的条件竟然是自己的大病不起。艰难地抬起头，却因身体疼痛难支，头部又一次重重地摔在方枕上。李世民张开嘴，急促地喘着粗气。他无奈地皱着眉头，深知自己大限将至。好在六年前他终于为帝国完成了作为国君必做的最后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立储。长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客死贵州。四子李泰也早已被逐出京城。李治，并不是他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长孙无忌的极力劝阻，恐怕如今在偏殿陪驾的，应该是另一个自己宠爱有加的儿子李恪。

孤独的老人没有再责怪自己的忤逆子们。几十年前，自己又何尝不是因为觊觎王位而亲手杀了长兄？他有着北方草原英雄式的彪悍、血性，这也是他为何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被北方蛮族奉为“天可汗”的汉人皇帝。他也能够理解，在权力争夺的世界里，“亲情”只是遮掩阴谋的幌子。

老人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感受着覆盖在身上的明黄色丝绸，这件质感极佳的织品，却丝毫没有人间温情，和着这冰冷肃杀的含风殿，吞噬折磨着老人虚弱枯竭的躯干。

52年的戎马生涯，在濒临消失的那一刻，竟又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如

今，他终于能够体会当年父亲驾崩前的一声呐喊。他不是在咒骂自己的儿子将他打入冷宫，也没有再抱怨李世民为了消除别人关于他对待自己退位父王的差强人意的态度而匆忙建造的大明宫尚未建造完毕。他只是在吼叫，出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宣泄内心的孤独、寂寞和痛苦。

唐太宗文皇帝又何尝不是呢？

虽然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可自从自己的身体渐衰，把政务逐步交给李治处理之后，他和退位也已经没多大分别了。第一次，他成了一个被世人渐渐遗忘的老人。

木制转轴突然发出一阵嘶鸣，老人眯着双眼，估摸着该是吃药的时候了。今天，他已经拒绝过一次服用药物，似乎人之将死，自己总会有所察觉。他深知自己已病入膏肓，这碗药无非只能够让他痛苦煎熬中再多支撑一会儿。这，还能有别的作用吗？

“陛下，进药了。”小黄门端着汤药，带着几个随从，静静地侍立在龙榻边。

李世民紧闭双眼，手腕架在床上，只略微抬起手掌，无力地向外挥动。

“陛下，这个……该……该进药了。否则，小人很难向殿外的各位大人交代。”

老人长叹一声，决定不再为难他们。他刚一睁眼，马上便有太监拥上来，轻手轻脚地把他扶起来，让他靠坐在龙榻上。

微风轻轻扑打着门窗，老人看着宫门，想知道今天的天气如何。但无论怎样，目光始终不能穿透薄薄的一层窗纸。翠微宫建成伊始，李世民从没如此认真地欣赏过。这里是长安城，有着来自各地的人们，有着来自各地的物品。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他的宫殿，巧夺天工，无与伦比，虽然站、坐、卧、躺只需丈尺之地，但天地间能坐拥这一切的，毕竟只有他一个人。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高丽，是他最后的遗憾。他本不该远征辽东，况且这次战争连必胜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没有，药师没有随军出征。是啊，药师没有去，如果去了，会不

会我的一世功绩就成了呢？

风钻过门缝，吹出阵阵哀怨。李世民疲劳地闭上眼，倾听着无数亡灵的哭嚎。我又该如何弥补呢？

胸口瘙痒，他难以自制地拼命咳着。周围的太监吓得慌忙帮他抚背平气，黄罗帕还没递上，他已经先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他觉得手里黏黏的，摊开一看，满手掌都是鲜血。黄门们一阵骚乱，他却在琢磨着，这是谁的血？他亲手杀了兄长李建成，三弟元吉是死在敬德的箭下，该不会……？那么他们呢？王世充、刘黑鞬、窦建德……

西厢房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焦急地等待着。听宫里面的太医说，陛下恐怕熬不过今天了，太监们也传来了话，陛下弥留未觉。他们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天陪在老皇帝的左右了。现在只有他们了。魏徵死了，房玄龄、杜如晦也死了。尉迟恭云游四海，李勣就在几天前被调任边疆。从太原举兵时，他们就投效了李世民，出生入死，同甘共苦。虽然在玄武门之变以前他们曾被短暂调离了他的身边，但那毕竟是短暂的。他们之间的情谊，大家心知肚明，早就超越了君臣，更似共处多年的挚友。

“国公，您说陛下他……”

长孙无忌看了看褚遂良，他心里明白，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摇了摇头，胡乱地搓揉着几缕胡须。“褚大人，太子已经在东厢房陪驾。恐怕这次……”

“唉，看看我们身边。当年共话天下的，如今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你我二人还陪在这儿。”褚遂良悄悄地捏着袖袍，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这时，房门“轰”的一声推开，一个太监急忙冲了出来，一不留神，脚下拌蒜，重重摔在地上。不待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回过神，那个太监已经趴在地上，挥舞着袖袍叫道：“二位大人……二位大人……陛……陛下他……”

二人惊恐地互望一眼，片刻，他们已经前后抢出了厢房。长孙无忌边走边道：“快去请太子！”

李世民缓缓地睁开眼，盯着周身的罗帐低语：“宣……宣药师。”

身边的两个太监生怕自己听错，继而相互无奈地对望一眼。他们不约而



同地看着站在一旁的管事太监，后者早已经汗流满面。他迅速抹去了额头的汗水，俯下身，低声说：“陛下，卫国公几日前就已经……宾天了。”

他死了？是啊，他已经死了。几天前，他的弟弟客师亲自来报的丧。那时，李世民也已经病入膏肓。

“药师啊，药师……你为何要撇下朕独自先行啊？”李世民积聚了多时的力气，终于从心中蹦出了一句话，“朕……朕走的每一步都是听从你的……可……可现在，最后的这点儿时间，你……让我……怎么走完啊？”

又是一阵狂咳，李世民绵软无力地瘫倒在龙榻上，一只手重重地垂了下来。见此情景，管事太监歇斯底里地冲着身边的太监叫嚷道：“快……快传太医。”随后，他又拉过两人，颤颤巍巍地吩咐道：“快去请太子和二位大人，请他们速来含风殿侍驾！”

“药师……药师……你可从未欺骗过朕啊……”

含风殿外，轻微的风突然转烈。似乎在配合李世民的焦虑和疑惑，凶猛地拍打着脆弱的宫门。几个太监赶忙撩起衣裾，踉踉跄跄地跑到门边，用肩膀死死地抵住门。垂落的雨水，肆虐地拍打着孤独的宫闱。山雨欲来，风萧瑟。

一阵急促的拍门声，“陛下！陛下！”“父皇！父皇！”

太监们还没来得及将门完全打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已经陪着惊慌失措的太子李治抢了进来。身后，还跟着随驾的太医。

一行人跑到李世民身边，眼看着床上的老人半闭着双眼，鼻息中像是没有了生气。“陛下！陛下！”长孙无忌拼命地呼唤着太宗，希望他能就此醒来。李治还是那么的敦厚、懦弱，看着父亲，泪流满面。反倒是褚遂良能保持冷静，他伸手扯了扯身后太医的衣袖，说：“快给陛下号脉。”

此时的太医早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他双手垂下，痴痴地站在一旁。只等褚遂良提醒，他才想到了自己的职责，招呼了身边提药箱的小太监，快步走到龙榻前。

“蹭”的一声，太医扑倒在龙榻前。左手托着脉枕，小心翼翼地探到李世民无力垂下的手臂下，轻轻地垫了起来。起右手中指，微微搭在李世民的手

腕上。他还是习惯性地眯虚着双眼，微弱的脉搏，隐隐透过他的手指，强烈震颤着他的心。

“如何？”长孙无忌焦躁万分。

太医痛苦地抬头看着身后的人们，无力地摇着头。作为一名医生，能成为御前太医，虽然医术未必登峰造极，但也该是首屈一指的了。可是，作为一名太医，最害怕的莫过于无力医治皇上的顽疾。皇上是万岁，皇上是真龙，应该是不死的才对。可是，谁都必须面对帝星的陨落，哪怕是他。

突然，李世民拼命握住太医的手腕，借着劲头说：“宣……宣长孙……褚……”

“臣等在此！”听到老皇帝的召唤，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慌忙推开太医，跪倒在李世民的面前。长孙无忌紧紧托住老皇帝游离在空中的手，略显歇斯底里地说道：“陛下！陛下！臣在此！臣在此！”

李世民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睁开眼分辨面前的一切了，他只能本能地将想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朕……朕走之后，你们……你们一定要尽……心尽力……辅佐……辅佐治……治儿。万不可……凭他……毁了……”

“陛下！陛下！”

“父王啊！”

在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失声痛哭起来，声音盖过了皇帝的耳语，回荡在整个宫宇之中。这时，只有褚遂良透过模糊的视线，看见皇上的嘴依然在颤动着。他俯过身，耳朵凑到他的嘴边。

“兰……兰亭序真……真迹随葬。”

引子二. 文化浩劫

脆弱的，不只是人的心灵。

千年积淀，却不及百年践踏。皖（安徽省简称），如今已是满面狼藉，不复当年的辉煌。如今，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这片土地曾经的荣耀。中原腹地，兵家必争。这里已经习惯了并继续默默承受着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它也逐渐地适应着仰人鼻息的生活。

财富，被人们日积月累地掏空了。随着金钱的流逝，人们也渐渐忘记了昔日的富饶之地，平静地走了，没有留下一丝伤怀。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只有等到仅存的文化底蕴也被掠夺一空时，这片土地才能算真正退出历史的舞台。就这样，吴越之地，必须面对现实了。

村里，很久都没见炊烟缭绕了。自从红卫兵进来后，附近的村民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年轻力壮的，被分配到别的地方搞运动去了，老弱妇孺，则随着别的村的人流，向着能让他们丰衣足食的大城市走去。

四下的房子里只剩下几个从别的地方来的红卫兵，漫无目的地摔打着能见到的“古物”。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才是古董，而什么又是看似陈旧，但着实属于现代货的东西。根据最高指示，“破四旧”是比“除四害”更棘手，也更迫切的头等大事。山东的革命小将已经成功地打破孔夫子的神话，为全国的文化革命浪潮推波助澜。这是他们的榜样，也是他们开展运动的动力。前不久，这一带的地主、资本家已经被抓了个遍，打倒土豪劣绅的工作基本完成。不过在实际斗争中，他们发现地主、资本家，往往也是古董的收集者。作为重大发

现，这些年方弱冠的孩子，个个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既节约人力，又能超额完成任务。安徽是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随便哪个有家底的人，总会有个把收藏。可他们毕竟不懂这些，所以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决定凡是地主、资本家的东西，一律不放过。

“听邻村的说，那个叫王武的土财主好像跑了，好像是往我们这儿来了。你说要不要帮他们截一下？”

“废话！”二得子瞪着大小眼，阴阳怪气地说，“北京的最高指示怎么说来着，我们能放走一个吗？”能坐上小分队队长的位子，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应该的。别人究竟怎么看他无所谓，但能够大义灭亲，这在他看来绝对是需要勇气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的。让他做了小分队队长，那算是便宜了组织，照他的话，中央领导都应该接见他。

这一片儿的人，没人敢得罪他。谁会没事儿找“阎王爷”的麻烦呢？虽然知道他的底细的人不多，而且传言各有各的说法。但有个好事的人归结了一下，大抵是这个二得子的叔叔以前是个地下党，战争那会儿曾经被敌人抓住过，但后来自己想办法跑了，并回到了组织。

事情其实也该结了。可谁想几年前，他叔叔突然跑到了他家，说组织上认为他被俘期间有通敌的嫌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追捕，只能跑到这儿暂避一阵，等风头过了再作打算。

这事儿被二得子知道了，当时正好红卫兵进驻他们的村子。别人家的孩子都投效了祖国，就他因为出身不好，资格不够。情急之下，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跑到了革命小组办公室，把他的叔叔给供了出来。为此，叔叔被抓了回去，父亲则当着全村的面被批斗得体无完肤。母亲由于受不了这个打击，当晚就寻了短见。至于二得子，他则顺利地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做了个小分队队长。

他是出了名的狂热分子，别人背地里又叫他“小张飞”。

“如果他真的往这儿来，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看看房里摔得差不多了，二得子弹去衣服上沾染的灰尘，带头走了出去。



来到屋外，身后的人们正有说有笑，二得子突然看见不远处的拐角处，好像有个身影一闪而过。凭着经验，他突然意识到那可能是斗争的对象，而且极可能就是在逃的土财主。想到了这点，二得子来不及说话，已经健步蹿了出去。眨眼间，他已经跑出去了老远。队员们正在纳闷时，二得子扯着嗓子叫道：“快跟我追！”

几天过去了，申百年都不敢睡个安稳觉。他没日没夜地朝自己认准的方向跑着，为了活命，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谁也没想到浪潮来得如此汹涌，前些日子城里的亲戚刚捎来消息，说近些时日那边闹得厉害。可谁想才过了没几天，城里的红卫兵就来到了村里，还拉拢了更多的狂热分子。更出乎申百年意料的是，已经成功避过了解放后多次劫难的他却再也不能延续自己的好运。就在红卫兵进驻的前一天，周围原本见了他就躲得远远的邻居们，现在全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就连几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儿也敢在他的面前说他坏话。

若不是第二天自己莫名其妙地早起，恐怕现在已经被人打得不成样子了。就在他为了早起而不知所措时，外面隐隐传来了卡车的轰鸣声和人群的熙攘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就快到头了，于是迅速拿了点儿钱，百般痛苦下精心选了几样便于携带的古董，乘着别人都出门迎接红卫兵的混乱之时，悄悄地从后门溜走了。

他再也跑不动了。沿路上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到了昨天情况变得更糟了，吃的东西几乎找不到了。他穿烂了唯一的一双鞋，裸露的脚掌踩在地上，生疼生疼的。如针扎，每一下都刺痛了他的意志。本来就是个娇生惯养的人，若不是性命攸关，他可能早就饿死在了路边。

终于来到了一个村子，他希望这里还没有引起红卫兵的注意，或者还能遇到些好心人。可是，他走遍了大半个村子，连个人影都没看到。非但如此，还撞见了一群别处的红卫兵。当听到身后的叫嚷声后，他只能无奈地闭上眼，凭着本能，没命似地撒腿就跑。

“站住，你跑不了了！”二得子伸手一挥，吃力地咽了口唾沫，“快跟

上，你们怎么搞的，快！”

仿佛世界末日到了，申百年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他边跑，一边心惊肉跳地回头张望。身后的追兵还有一段距离，至少现在他还算安全。突然，他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弯角。他二话不说，一个转弯，径直朝那个弯角跑了进去。

这是一条能通向村外的小巷，可他实在没办法再挪动半步了。申百年气喘吁吁地站在巷口，他想不出能有什么躲避的地方。可身后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已经逼近，申百年长叹一声，只能蹲下身，蜷缩在巷口的一堆垃圾中。

他刚藏起身，二得子就已经到了。由于剧烈的运动，申百年只感到呼吸困难。可他却紧咬牙关，生怕粗重的喘气声引起别人的注意。由于严重缺氧，申百年痛苦地捂着胸，忍受着阵阵刺痛。

他瞪大眼睛，眼睁睁地看着那群人从面前跑过。好在他们并没有留意路口的那堆垃圾。又过了好久，申百年估摸着那些人跑远了，他悄悄地探出头，发现巷子里如往常般的寂静。于是，他用力地拨开盖在身上的垃圾，吃力地撑起身子。他长舒一口气，弹弹身上的垃圾，向着反方向回到了大路上。

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申百年见状，吓得直往后倒退了几步。不过再仔细打量一番，那个人只是个拾荒的孩子。他衣衫褴褛，一手扶着背上的竹篮，另一只手握着一把用粗铁丝胡乱扭成的钳子，可满是污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却虎虎有生气。

这时，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声响。那些人又回来了。想到这儿，申百年都急得快哭出来了。又该躲到哪儿去呢？面前的孩子依然不吭声，可他显然看出了申百年的焦急。他举起钳子向身旁的破屋子指了指，又转身跑了过去。此刻，已经容不得申百年多想了。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是和他们一伙的，就咬了咬牙，握紧拳头跟着那个孩子钻进了房子。

门外，二得子的声音如鬼魅般，幽幽飘了进来。

“他一定跑不远，可能还在村里。你，你，还有你，你们给我挨家挨户地搜。还有你，顺子，打电话多叫点儿人手。我一定要抓住他。”

“孩子……”申百年握着孩子的手，紧张地问，“这里还有别的出去的



路吗？”

那孩子很认真地想了想，又不住地摇头。

申百年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他绝望地闭起眼，靠在墙上。终于，他预见了自己的命运。有时候，活下去的意义就在于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可现在呢？申百年知道即使自己逃过门外的那些人的追捕，也再没力气往别处跑了。早晚都要死在那些人的手里，只是可惜了身边的古董。近百年来，这些东西就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家。

他是个土财主，他舍不得自己的性命，他平时最怕死了。可是，当他想到身边的那些宝贝就会被门外的那些人没收，甚至销毁，他就觉得比死还难过。

“孩子，叔叔这次可能逃不过了。”申百年压低声音，但尽可能保持温和的语调，希望不会吓着孩子，“既然我们能遇上，也算是缘分。”

申百年摸了摸贴身藏的宝物，痛苦地吸了口气。“叔叔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坏事。今天，我把身边的宝物全给你，也算是做点儿好事吧。”

说着，他摸索着从怀里取出一大包东西，紧紧地握在手里。想了半天，申百年接过孩子手中的竹篮，把一包古董全都塞了进去。“你现在还小，不懂。等长大了你就知道了，这些东西能保你一辈子不愁吃穿。”

门突然被撞开了。

申百年看着一下子涌入的人群，连滚带爬地缩进了墙角。他恐惧地注视着面前的人，就像看见了魔鬼，惊恐而又无奈。当上来的两个人拖走他时，申百年已经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儿气力。二得子心满意足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后，出门时，顺手将房门掀了起来。申百年艰难地扭过头，在门即将关闭前的最后一瞬间向房里望去。

他笑了：人们并没有在意里面拾荒的孩子和他身旁的竹篮。

目 录



第一章 兰亭再续

引子一·千古一帝	1
引子二·文化浩劫	6
1·真迹？兰亭集序	001
2·香港巨贾	012
3·意外	021
4·跟踪	028
5·潜伏	032
6·李洛文和沈若诚	041
7·杀人夜	052
8·会稽之行	059

第二章 另一个世界

1 · 绑架

2 · 李隐之

3 · 胁迫

4 · 胁迫之二

5 · 地底奇人

6 · 分别

7 · 曲径通幽

8 · 潜入

第三章 相逢亦相识

1 · 桃花源

2 · 理想的国度

067

067

071

078

083

091

098

105

108

116

116

123





第四章 回到原点

3	1	10	9	8	7	6	5	4	3
· 审判	· 交易	· 失而复得	· 大婚	· 黑暗的黎明	· 雀屏中喜	· 明争暗斗	· 千年传说	· 阴谋	· 暗涌
198	191	174	167	160	153	146	140	133	126

第五章 只识庐山不识君

4	·『刺马』	206
5	·逃亡	210
6	·政变	214
1	·桃花源禁地	221
2	·逼宫	229
3	·千年老鬼之一	240
4	·千年老鬼之二	247
5	·千年老鬼之三	255
6	·菩提本无树	258
7	·只缘身在此山中	266

